

# 石评梅全集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编

# 石评梅全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石评梅全集 /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03-08598-0

I. ①石… II. ①山… III. ①石评梅 (1902~1928)  
—全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8456 号

## 石评梅全集

---

编 者: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何赵云

装帧设计: 敬鹏涛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省史志印刷厂

---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39.5

字 数: 55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598-0

定 价: 11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序 一

张海瀛

石评梅(1902~1928),女,乳名心珠,学名汝璧,祖籍平定小河村(现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小河石家花园)。她本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八月十九日(1902年9月20日)出生在平定县城,不久,便随父徙居太原。

石评梅之父,名石铭,字鼎臣,清末举人,曾先后任文水县和赵城县儒学教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任山西大学管理员,省立图书馆馆员,并在太原几所中学兼任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评梅女士进入太原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其后又升入太原女子师范。由于思想进步,成绩优秀,被誉为“才女”,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学潮过后,校方本来要开除她,因惜其才华横溢,才保留了她的学籍。

1919年夏,石评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其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已经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受到了极其猛烈的冲击,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旗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评梅女士有幸成了李大钊的学生。因为李大钊从1919年起,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评梅女士对于这些课程兴趣极大,她认真听讲,刻苦攻读。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秘密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评梅女士又成了其中的重要成员,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在这一年,评梅女士又在山西同乡会上,结识了北大学生、早期共产党人高君宇。在交谈中得知



序

一

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倍感亲切。从此，他们便经常通信，交流思想。在1921年4月15日，评梅女士在致高君宇的信中倾吐了她的苦闷。高君宇次日便复信，帮助她分析青年人之所以普遍感到苦闷，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君宇在信中表示，他“决心担负起改造世界的责任”。通过谈思想，谈人生，谈抱负，他们两人志同道合，播下了忠贞不渝的爱情火种。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出席了这次大会。同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元培、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都与石评梅女士有往来。大会发表了《宣言》，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妇女享有同男子一样平等的权利，还提出“保护女工和童工”“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等。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等。就在这一年，评梅女士撰写了话剧剧本《这是谁之罪》，通过沉痛的爱情悲剧，呼唤青年一代不要被旧的习惯势力软化而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高君宇看后，建议她如若改成要青年男女团结起来共同向封建礼教进行斗争，就更有力量了。这样的思想交流，正是他们二人在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并进的闪光点。

1923年2月7日，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1923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评梅女士参加了“女高师第二组国内旅行团”，沿京汉铁路南下，经保定、石家庄到达武汉，又到南京、上海，从青岛、济南返回北京。返校后，评梅女士撰写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刊出。同年夏，评梅女士完成学业，接受北京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北师大兼任教员和讲师。北京师大附中是从1921年开始男女同校的。在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十分顽固的当时，冲破传统，实行男女同校，首先就是在师大附中推行的。至于如何管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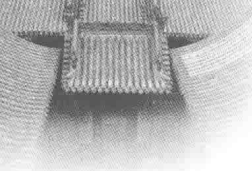
何施教,都是学校面临的新课题。1923年评梅女士接任女子部主任后,她以新思想为指导,采用真情感化的方法,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各项规则的约束。她在教育管理中浸透一个“爱”字,在教学过程中贯穿一个“严”字,不管工作多忙,她对所教课程从来没有敷衍过,经常是深夜为学生批改作业,第二天一早又到学校上课,由此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同事的尊敬。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君宇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承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样就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就在这一年,石评梅与陆晶清主编出版了《妇女周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大声呐喊。同年11月,孙中山由广州北上,高君宇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和助手。

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君宇与周恩来相识,欢谈甚深,彼此还互通了恋爱情况。会后,周恩来委托高君宇返京时,在天津下车,到南开附中看望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手书亲自交给她。这样,高君宇就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红娘”。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高君宇与石评梅女士相爱,非常仰慕。直到北京解放后,邓颖超还同一些年轻人多次到陶然亭,凭吊高、石合葬的碑墓,并向同行者讲述高、石的爱情故事和革命业迹。由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仰慕和推崇,高君宇和石评梅便成了青年男女相爱的楷模。

1925年3月,高君宇因阑尾炎发作,突然病逝。石评梅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全德(君宇之弟)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墓上题了碑记,全文如下: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高君宇谢世后，石评梅写了《狂风暴雨之夜》《梦回寂寂残灯后》《象牙戒指》《祭献之词》《墓畔哀歌》等诗文寄托哀思。这些作品均收在散文集《涛语》中。在痛定思痛之后，石评梅逐渐理解了高君宇所从事的事业，理解了高君宇在信中所说的“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1925年5月30日，上海“五卅惨案”后，在《妇女周刊》上，石评梅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特别启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26年春，在“三·一八”惨案中，石评梅的好友刘和珍不幸遇难，石评梅发表了《血尸》《深夜絮语》《痛哭刘和珍》等文章，深切地进行悼念，并悲愤地表示：“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

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好友陆晶清创办了《蔷薇周刊》，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起初以写诗歌、散文为主。石评梅被誉为北京著名女诗人。后来又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同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石评梅和陆晶清一起到车站送行。鲁迅对石评梅和《妇女周刊》都是大力支持的。石评梅曾亲自登门向鲁迅约稿。在《两地书》中，许广平曾有这样的记载：“今早打算以此还《妇周》评梅所索之债，但不见来。今请先生阅之。”1925年11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寄《妇女周刊》社信并稿。”这就是1925年12月24日刊登在《妇女周刊》上的《寡妇主义》一文。鲁迅对于石评梅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鲁迅对于石评梅的小说、散文、诗歌、游记、剧本、评论等，都给予重视和好评。这样就奠定了石评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27年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石评梅在《无穷红艳烟尘单》中,把这个春天称作是“阵阵的风沙里夹着的不是馨香,而是血腥”。她大声疾呼,要人们记住“这个春天是埋葬过一切光荣的”。同年4月6日,李大钊被“安国军”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石评梅在《断头台畔》诗中,以极其悲壮的文笔写道,烈士的“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表明她将继续继承先烈的遗志,坚定不移地战斗下去。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开始发病,剧烈头痛,诊断为脑炎,30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根据石评梅的遗愿,她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实现了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宿愿。10月21日,在女师大礼堂举行了追悼会。11月11日至17日,《蔷薇周刊》陆续发表了《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12月,由蔷薇社编辑、《世界日报》印行《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收录悼念文章30余篇。其后,经庐隐、陆晶清的努力,编辑出版了《偶然草》和《涛语》。1983年,整理出版了《石评梅作品集》共三卷,卷一为散文,包括《偶然草》《涛语》及从未收集的作品;卷二、卷三为小说、剧本、诗、游记。早在1982年7月,邓颖超就为《石评梅作品集》写了题签,同时还写了书名后志,称“缅怀之思,至今犹存”。

2002年9月20日,阳泉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石评梅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前,阳泉市电视台播放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女杰——石评梅》,就是由魏文瑾女士担任编剧推出的。会后,于评梅逝世的9月30日,魏文瑾女士又以同样的题目——《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女杰——石评梅》,在市“政协讲坛”作了大型演讲,引起了许多观众和听众对魏文瑾女士和评梅女子文学社的极大关注。

早在1992年,魏文瑾就怀着对评梅女士无限景仰的深厚感情,创办了平定女子文学社,并先后六次带领女子文学社成员到北京陶然亭评梅墓前祭拜,立志继承评梅遗志,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1993年,以评梅小说《红鬃马》为刊名的文学社刊物正式出版,刊载学习评梅、介绍评梅、怀念评梅、赞颂评梅、纪念评梅、研究评梅的各类文章,截至2012年6月,先后出版《红鬃马》11辑、《红鬃马文丛》4套31册,再加上评梅女子文学

社成立 20 周年纪念文丛、个人文学作品集等,总计达 60 多册。为了编辑《石评梅全集》,文瑾与她的姐妹们多次到北师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师大图书馆,搜集资料,拜访专家。经过 21 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在石评梅诞辰 111 周年之际,圆满脱稿。我有幸出版前拜读全部书稿,受益甚多,深感荣幸。《石评梅全集》的出版,确系学术界一大盛事,它为更多的人了解和研究石评梅以及她的作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特别值得祝贺,是为序。

2013 年 9 月 20 日 于太原

(作者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首届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晗研究会副会长)

## 序 二

魏德卿

魏文瑾及阳泉市评梅女子文学社编辑的《石评梅全集》即将付梓时，让我为这套书作个序。

我对石评梅的声望虽然早已知晓，但对石评梅的文章确实看的不多。好在魏文瑾把《石评梅全集》的三本校编稿子放在了我的书桌上。这与其说是让我写序言，不如说是让我全面品读与学习石评梅文集。说实话，这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我集中一个多月时间，反复阅读了石评梅写的诗词、散文、小说、剧本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她公开发表于报刊的文章。随之，又翻阅了当时鲁迅、李大钊、高君宇、周恩来、邓颖超等人涉及石评梅的论文、评价、往来书信等历史资料。作品如镜，照人照心。阅读文集，领略意境，品读中看到了青春才女石评梅的伟大形象与纯洁高贵的思想品格。

### 我国早期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

1919 年暑期，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初出娘子关的石评梅像林间的小鹿，充满好奇地审视着这一切。娘子关内外不同的风气，深深影响着这位年轻女子，这是石评梅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其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在其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开始写

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

1920年夏,亲自聆听了北大教授李大钊讲学的石评梅,思想便为之触动,鼓动她的恩师林砺儒校长,邀请李大钊去女子高师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石评梅每场必到,每场都坐到第一排。石评梅十分敬仰李大钊,拜李大钊为她的启蒙老师。

石评梅在悼念李大钊的诗《断头台畔》写道:“红灯熄了希望之星陨坠于苍海中,瞭望着闪烁的火花沉在海心飞迸;怕那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烧不尽斩不断你墓头的芳草如茵。”

当时,北京的进步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议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的罗章龙、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石评梅在高君宇的影响和帮助下,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唯一的女性会员。

石评梅十分崇敬革命英雄。1923年6月,她在南下考察教育时,专程去杭州拜访了“鉴湖女侠”秋瑾的墓。石评梅说“秋瑾是女界的英雄”,向秋瑾烈士恭敬地鞠了三个躬,表达了她对秋瑾女士虔诚的敬意和要继承革命意志的坚强决心。

在此期间,石评梅与陆晶清参与编辑了《世界日报》文学副刊——《蔷薇周刊》,并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其中尤以诗歌见长,时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石评梅在她生命结束前的短短两年中,为《蔷薇周刊》撰稿50多篇。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枪杀了石评梅的好友刘和珍后,石评梅十分愤怒地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散文《痛哭和珍》。石评梅写道:“最懦弱最可怜的是那些只能流泪,而不敢流泪的人们。此后一定有许多人踏上革命的途程,预备好了一切去轰击敌人!指示我们罢,和珍,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灵魂!”当1927年“三·一八”惨案周年之际,评梅又写了《深夜絮语》,她赞颂刘和珍是“永远存在的灵魂”,是“不灭的精神”,鼓舞世人与反动势力进行搏斗,石评梅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二万万觉醒解放的

女子，都欢呼着追悼你们先导者的精神和热血，把鲜艳的花朵洒满你们的莹坟，把光荣胜利的旗帜插在你们的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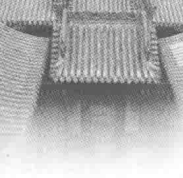
石评梅在为民族解放的阵地上，倾洒了自己的宝贵血汗，在先觉觉人的路上，不断战胜自我，使自己变得坚强起来，不仅让全中国二万万女性听到了她的声音，而且看到了人们正在觉醒并勇敢投入革命运动的洪流。

《痛哭英雄》是石评梅在1925年为悼念高君宇写的诗篇。石评梅不仅是高君宇的生死恋人，而且是高君宇的革命伴侣。石评梅的这首诗，是紧拥着高君宇灵魂的血泪迸发，又是她向往革命，继承君宇革命事业的内心直白。诗题称君宇为“英雄”，既表明了对高君宇乃至共产党人所执事业的由衷崇尚，又表明她把高君宇和共产党人引为自己的楷模。诗中高亢地表白：“我扬着你爱的红旗，站在高峰上招展唤你！”这在当时军阀势力盘踞的北京，在邪恶与正义处于生死较量的险恶环境里，石评梅以正义之气不畏不惧地勇敢表露心志，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她终于在李大钊、鲁迅、高君宇等重量级人物的关怀、指导下，由同情革命，成长为投身革命的勇士了。

## 我国女权运动的先驱、拓荒者

1920年春，是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读书第二年，本校国文科二年级女生李超被封建礼教迫害致死。为控诉封建礼教的罪行，北京女师和新文化界举行了追悼会，陈独秀、李大钊等社会名流出席并讲了话。石评梅从李超的悲惨遭遇中，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讲话中，认识到女性面临的婚姻自主问题、恋爱自由问题、男女平等问题，是中国妇女面临的切身问题与社会问题。石评梅奋起创作了剧本《这是谁的罪？》，她以生命殉死血的事实，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及其制度的罪恶。1924年11月，石评梅为《妇女周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慷慨写道：

“至少我们积久的血泪，应该滴在地球上，激起同情；流到人心里，化



作忏悔。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我们的努力愿意：

一、粉碎偏枯的道德；二、脱弃礼教的束缚；三、发挥艺术的天才；四、拯救沉溺的弱者；五、创造未来的新生；六、介绍海内外消息；大胆在荆棘黑暗的途中燃着这星星光焰，去觅东方的白采，黎明的曙辉。抚着抖颤的心，虔诚向这小小的论坛宣誓：‘弱小的火把，燎燃着世界的荆丛；它是猛烈而光明！细微的呼声，振颤着人类的银铃；它是悠远而警深！’”

《发刊词》写明了《妇女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以及奋斗方向。它是石评梅为妇女解放而斗争的一篇宣言。

石评梅为妇女的解放，一年间在周刊上撰写了40多篇文章！

石评梅以《小玲》《董二嫂》《弃妇》等散文、小说，尖锐地鞭笞了罪恶的封建制度，又告诉人们只有摧毁这般“家庭”“社会”“制度”，这才是妇女解放的出路。

1925年2月25日，石评梅为配合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在《妇女周刊》11号上发表了《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请各地女同胞选举代表参加国民议会》一文。她呼吁全国女同胞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参政的权利。评梅在文中指出：妇女运动“与其说是为女子造福，何如说是为人类求圆满”，“因为只有两性共支的人类社会，才是最完美的”。所以争取女子平等权利，解决宪法上对女子的歧视，给女子应有的受教育权、经济权、参政权，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治本之计。石评梅郑重告诫女同胞们：“我们当永久奋斗！”“不如意的世界要我们自己的力量去粉碎！”这是石评梅对妇女解放运动曲折性、艰巨性的认识，也是她为妇女解放斗争决战到底的铿锵誓言。

石评梅为妇女解放呼吁和战斗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鲁迅先生多次为《京报副刊·妇女周刊》撰稿，直接支持石评梅争取女权的革命行动。



## 革新旧教育制度的勇士

1923年6月,北京师大附中的林砺儒校长,把刚刚在北京女高师毕业的石评梅,从女高师许寿裳校长手中争了过来,聘请石评梅为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兼体育教员、国文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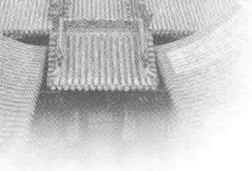
当时(20世纪20年代)北京中学仍然实行男女分校制,北师大附中第一个接受女生入学,设立女学部,石评梅担任男女生混合入校的第一位女学部主任,这在当时的北京,打破男生学校“女禁”“男女不能同校”“女子不受平等教育”的旧制度,是一件骇人听闻的革命创举。

石评梅在教学中,把“才学教育”与“品德教育”“情育教育”结合起来,把“知识教育”与“爱国教育”融为一体,成为京华“正大优美老师之典范”。

石评梅是先觉觉人者。她在课堂上,带头讲解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介绍辛亥革命经过及其重大意义,讲得情感深沉,触动学生心灵。学生们说:“听了石先生讲课,好像给我们的眼睛又揭开一层迷障。”在当时乌云笼罩、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石评梅敢于堂堂正正给学生灌输进步思想,的确是可歌可赞的。

由于石评梅执教严谨,才学不凡,以及革旧立新的教学方法,不仅得到全校师生高度赞扬,其名声扬遍京华。慕名而来邀聘执教者接踵而至。北京春明女校、北京若瑟中学、北京女一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等,都相继聘请石评梅兼任国文教师。

可以说,石评梅在“五四”精神熏陶下,用崇高的职业信念和时代使命感,为沉闷的教育界开拓出了一线新的希望。她不愧为执著探索教育革新之路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 “五四”时期的青年文学家

20 世纪 20 年代五四运动孕育的新思想、新文化,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性文学群体。“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面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隐埋的历史。”陈衡哲、谢冰心、冯沅君、庐隐、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吕碧城、张爱玲等,便是这批女性文学群体中的杰出代表,而石评梅又是她们当中站在新文学前沿潮头,极为活跃的文学多面手和享誉京城的女作家。

石评梅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而丰盛于散文,又尝试收获于小说。在短暂的七年文学生涯中,她以评梅、波微、漱雪、心珠等笔名,陆续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等报刊上发表作品数十万字,有诗歌、散文、小说及剧本、游记、评论等等。她还和挚友陆晶清编辑了《京报·妇女周刊》《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石评梅是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作家,又是具有独特艺术个性与审美视觉的作家。

她的作品同她的人生一样,前期稚嫩纯真,中期悲怆凄切,后期昂扬明朗,无论揭社会之沉痾,呼妇女之不平,或述心志之追求,歌英雄之伟烈,都情切意真,坦露直白,引人共鸣。她的作品以文辞绚丽,意境隽美,情感凄切而见长,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石评梅不愧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开拓者、“五四”时期的青年文学家。比如,1926 年 3 月 18 日,北京各界 5000 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反对日本等八国的最后通牒,并向段祺瑞政府请愿,却遭到开枪镇压酿成惨案。石评梅母校女师大死伤多人,好友刘和珍、杨德群被打死。石评梅极其愤怒,连续发表了《血尸》《痛哭和珍》两篇文章,矛头直指段祺瑞政府,揭露反动当局惨杀群众的暴行,赞扬刘和珍烈士是“中国女界健康的柱石”,以铿锵的语言,向烈士发誓:我们将“执着你赠给我们的火把,去完成你的志愿,洗涤你的怨恨,创造未来的光明”并深情地告慰烈

士：“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我也愿将这残余的生命，追随你的英魂！”石评梅为悼念好友刘和珍所作的散文《血尸》和《痛哭和珍》，与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为同时，且又略早于鲁迅先生。特别是《血尸》，可谓评梅笔下一篇绝好的散文。文章以诗的断句方式结尾，提炼大惨杀的见证；而《血尸》的正面与背面的绝妙象征，蕴含着浓缩的思想真理和政治洞悉。其价值和鲁迅先生的纪念文字一样重要。

石评梅为唤起广大女性投入革命洪流，在1928年写了《告诉你，母亲》诗文，在《世界日报·蔷薇周刊》发表。她写道：“我告你，母亲：你哪忍看中华凋零到如此模样；这碧水青山可任狂奴到处徜徉，晨光熹微中强扶起颓败的病身；母亲你让我去吧战鼓正在催行。你莫过分悲痛这晚景荒凉凄清，我有四万万同胞他们都还年轻，有一日国家兵强誓将敌人擒杀！沸我热血燃我火把重兴我中华！”

## 高君宇的革命伴侣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石评梅和庐隐总是被放在一起讲。她们既是诚挚好友，又差不多同时登上文坛。她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又都红颜薄命，早早离开人世。作为文学才女庐隐和石评梅，还有后来的萧红，都是以极其短暂的生命用文字讲述她们的女性体验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石评梅与她们不同的是，她有一个在当时看来还算温馨开明的家庭。她出生在山西平定县城大石头沟，后迁至平定姑姑寺。虽然是个小小的山城，却也人杰地灵，出过不少进士、举人。石评梅的父亲石铭是清末举人，但思想却不守旧，辛亥革命后，他便剪掉辫子，去太原省立学校教书和省立图书馆任职。

石家祖籍在山西省阳泉郊区的小河村，他们家的旧宅被人称作“石家花园”。石家务农经商起家，但是又不忘教育子弟读书养性。评梅出生

后,父亲给她起的乳名叫“心珠”,以此表示他们的珍爱之意,又找了个老学究给她起了学名叫“汝璧”。可是评梅却喜欢梅花,自号评梅。

由于石家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父亲的严正教育,使评梅自幼打下了深厚的国文根底,为以后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评梅的创作天赋和激情被充分激发,她成为誉满京都的才女。石评梅刚刚展开的文学翅膀,因为初恋的失落而变得沉重起来。但是,她是“五四”风潮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所以将她这一切都努力掩藏起来。192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带着一颗受伤的心,从女高师毕业走上社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部就任训育主任和体育教师。

就在她暂时平静的生活中,有一个青年走进了她的世界,他就是高君宇。此前他们就已相识,他是石评梅的同乡(山西静乐县人),又是她父亲在省城执教时的学生。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1920年,高君宇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君宇先后当选为二大、三大、四大的中央委员。1922年1月,他同张国焘、王烬美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他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活动家、革命家之一,也是山西省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进步诗人,发表过不少优秀诗作。

在高君宇身上,既有作为革命家的沉着冷静和远大抱负,又不失年轻诗人的豪放热情,他是一个如此矛盾而自然的结合体。高君宇很喜欢石评梅的作品,在与石评梅的接触中,高君宇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才女,以致从此坚定了脱离包办婚姻桎梏的决心。然而高君宇的离婚并没有宽慰石评梅的内心,反而让她更加具有负罪的感觉。于是石评梅这样决定了他们以后的命运:“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做以事业为伴的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们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

但是,高君宇却还在坚持着他对评梅炽热的爱情。

1924年初,高君宇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